

□史林折枝 ■卢美松

□闽都地名趣谈 ■林山

闽都最早港埠在何处

话说“乌山”

福州海外交通的兴盛始于汉代,史书不仅有闽越国强大水师助汉廷征南越的记录,而且还有《后汉书·郑弘传》的记载,他向汉廷奏请开通广西、湖南山道以通运输时称:“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,皆从东冶泛海而至,风波艰阻,沉溺相系。”表明在汉代福州东冶港就是朝廷对辖地朝贡、贸易与人员交往的枢纽港埠。当时交趾七郡包括汉廷在南方近海地域所设南海、苍梧、郁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诸郡,涵盖今日之两广和越南中北部广大地区。只是海运途中多有风波艰险,船小器陋,难免倾覆之患。

福州地理优越、物产丰饶,仍然吸引国内及海外各国的朝贡与贸易往来。初唐诗人张循之(约706年卒)所作《送李使君赴泉州》诗云:“傍海皆荒服,分符重汉臣。云山百越路,市井十洲人。执玉来朝远,还珠入贡频。”此处泉州应指福州,“十洲人”“入贡频”印证了唐代及其以前仍然延续着历代“贡献转运”的传统,而此时的交往和贸易规模显见扩大,以致于晚唐石碑刻中有“海夷日窟,风俗时不恒”的突出记述。

中唐闽县诗人陈羽曾作《登城楼》诗,书其所见曰:“沙墟阴欲暮,郊色淡方闲。孤径回榕岸,层峦破积关。”生动描绘诗人眺望所及郡南田野及闽江北岸的田野风光,可见“沙墟”(江沙淤积而成的洲渚)、“榕岸”(洲岸植榕可证福州植榕甚早),还有萦回于沙洲与榕岸之间的“孤径”,唯独未见民居、津渡与码头,更遑论如后来在钓龙台下新丰市堤上盛宴饯别的场所。由此可知,钓龙台在唐宋以前确是福州的一处港埠和对外交往的处所,也是官方和民间迎送宾朋的首选之地。

晚唐诗人周朴在《登福州南涧寺》诗中称:“万里重山绕福州,南横一道见溪流。”杜荀鹤的《闽中秋思》诗云:“北畔是山南畔海,只堪图画不堪行。”两诗道出福州依山傍海的地理形胜,归结来看,草莱初辟时的福州水陆交通十分不便。北宋大文豪曾巩以生花之笔,极写闽中山川之奇、水陆之险,对福州地形特点尤为注意,称:“其地于闽为最平以广,四出之山皆远,而长江在其南,大海在其东,其城之内外皆涂。”这样的地理特点加上气候温润,利于农业耕作,海洋捕捞,山林经营,也便于水上交通,凭借“江海通津”的优势,开洋裕民,善交四邻。又因是海湾盆地,倚水兴邦,建州城于山麓水滨;又凭江水所带泥沙沉积而成平陆,州城扩大,民居渐稠。

曾两任福州知州的南平状元黄裳,第一次知福州时在宋徽宗政和三年(1113),时年71岁。他自南宋都城杭州出发,跋山涉水来到福州,“次于钓龙台下,始见平野万顷”,极目而望只见“千里外卫,三山中镇,钟磬林峦,弦歌井邑”,一派繁华祥和景象,“福起州名,乐生郡号”,岂不宜哉。作为新任福建军政长官,入城前他同样靠泊

在钓龙台下,舍舟登陆,上岸入城。由于是第一次来到福州,察看山川形势,目睹市井繁华,联想福州的命名,追想前朝长乐郡的郡号,认为真是神仙福地、人间洞府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里提到舟“次于钓龙台下”,清楚表明此地乃是福州官方认定的港埠码头,而且是历史上最早的一处官埠。难怪诗人郑侠在祝贺黄裳第二次就任福州知州时称扬“节钺依前向钓台”,指向明确,其官船靠泊处特征明显。无怪乎黄裳在州衙咏诗又称“七楼遥直钓龙台”,其《南台秋月》诗又作“七门南直钓龙台”,这一指向表明,钓龙台确系那个时代福州城的重要标志,又是对外交通的象征性节点。同时说明钓龙台又称“南台”。北宋音乐大师陈旸,曾作《南台沙合亭》七绝诗云:“闽川胜概是南台,沙合相传有自来。一道三桥横渡处,分明平步揖天台。”此诗盛赞闽江边之南台钓岛景观胜概,并引古谚沙合路通之说,以为人文兴起的佐证。其“一道三桥横渡”之说,恰证当时沙洲并未全合,陆地也未完全连片,只有到登上钓龙台后,才觉平步青云,如上天台。李纲作《自水口泛舟如长乐》诗,写到“湖平波稳画船移”,“落帆已到钓台侧”,说明那时江水平静,顺风顺水来到钓龙台下落帆靠泊,因为一路观景,到岸似觉如梦初醒,这也表明闽江之游,到岸下船也在钓龙台畔。

北宋名臣蔡襄写有《和许丞泊钓龙台见寄》诗,有句称“钓龙台下舣行桡,猎猎船旗待晚潮”。此诗指明钓龙台是靠泊官船之地,而晚间出行者必须等待晚潮到来才行。蔡知州还有一句诗道出另一重要信息,即“临津馆下日街西”,“画船急桨随潮去”。诗句说明“画船”即指官船,因有“船旗”飘扬,晚风潮起,所以要趁着晚潮从钓台下出航。临津馆应是依傍钓龙台下的旅馆,也即新市中的旅馆。钓龙台在唐代就名南台,所以南台应是钓龙台的初称,后来才泛指台江地区,甚至远指南台岛。临津馆西南隅,“榜合沙亭”,因古谶称“沙合路通,先出状元,后出相公”,故北宋官宦许敦仁有诗道:“七百年来遗谶事,钓台沙合瑞烟浮。”据《三山志》载:“是时以谶,诸方望沙合。皇祐间(1049-1054),江东西始有洲,元祐四年(1089),洲犹中断而为二。福州旧传《郭璞迁城记》云:‘南台沙合,河口路通。先出状元,后出相公。’”以上所引宋人诗文都表明,钓龙台唐时称南台,台下临江不仅有新市,而且有旅馆叫临津馆,接待来榕的官员和来宾。所以,根据记载,福州自汉代以来就是闽中海上对外交通运输的中心,因而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和枢纽之地。

福建依山傍海的地理形势,为港埠的形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,更为后来沿江码头的形成创造了优越的基础,因江沙的淤积大大扩充了临江的土地,使台江南北岸得以开辟出众多港埠码头。同时,这一山川形胜,也

造就了福州内向与外放的人文品格。其政治生态是内向于统一的中华大一统帝国,这从西周时代“七闽”进入中央版图开始,数千年间紧依王朝,称臣纳贡,沐浴教化,因而迅速崛起,摆脱蛮荒固陋,融入华夏文明。只是限于史志资料的记载,人们难以确知唐代及其以前福州江海通津的渡口或码头,幸赖唐宋诗文的记录保留了这方面的信息,让人稍可领略当时福州津埠的位置和市肆状况。因此唐代的揽胜、赠别诗句,保存其时的信息,虽是吉光片羽,却尤显珍贵。本文即以此为依据,作出福州前古和中古时代港埠所在的臆测。

唐宋以后,福州以后来居上之势,超迈中原,而成“海滨邹鲁”“东南重镇”。其经济生态则开放外向,借助“江海通津”的优势,北向中原,朝贡通好,壮大经济实力,提升文化品位;同时肆力拓展海外贸易和人员交流,敞开胸怀,接纳域外文明,建设繁荣兴盛的海疆文化强区。

诚然,作为祖国大陆东南一隅的边裔黎民,在历史上也曾遭受与中央疏离乃至反叛而招致的祸害。如汉初刘邦因功册立无诸为闽越王,该王与汉廷保持良好的臣属关系,闽中地区保持和平安宁,得以顺利发展,迅速追赶汉化的步伐。可惜其不肖子孙郢和余善等,无寸功尺劳,享受祖宗余荫,坐大之后即动妄念,侵袭邻邦,对抗王命,公然与中央分庭抗礼,结果在汉武帝大军的雷霆暴击下,一朝覆亡。无独有偶,五代十国时期,开闽王王审知的后代子孙,忘却乃祖“宁为开门节度使,不做闭门天子”的训诫,诸子无才缺德,寸功未立,骄奢淫逸,肆其“兄弟阋墙”之恶,争权夺位,互相攻杀,败家贾祸,延及子孙,仅至三代即朝倾族亡。因有前车之鉴,福建历代主政官员多能守土兴业,代代相继,保持社会和谐稳定,大力发展文化教育,普施朝廷教化。自宋代人称“乡人皆嗜学,太守复工文”,“海滨邹鲁”名声因而鹊起,文化教育甚至超迈内地中州。闽中竟被称为“兵家不争之地”,完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,众人以海纳河涵的气度拼搏作为,创造经济与文教的奇迹。

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。国家统一,社会发展,端赖政治理念的正确和经济建设的进步。福州如今凭借山海优势,挖掘资源,做强经济,提升文化;扩大开放,促进闽台交融,加强海外交流,讲好福建故事,助力国家发展。如今福州充分发挥历史与现实的资源优势,大大拓展“东冶港”而为福州港、马尾港、松下港、江阴港、可门港等等,以达成向海图强,联袂行动、持续发力的目标。同时练好内功,助力福建文化发展,保护文化遗产,推动旅游经济,促进学术研究,提升艺术创造,扩大对外影响力,发挥省会城市首善之区和龙头地位的示范与带动作用。

乌山,是福州别称“三山”中的一座。另外两座分别是于山和屏山。历史以来,乌山还有好几个名字:射乌山、乌石山、闽山、道山。这是座很有故事的名山。

根据史料,乌山最早名叫“射乌山”。说是汉代时,何氏九仙在九月初九日来此山登高。游乐之际,搭箭张弓,射中一只乌,掉落在山上,因此得名。或许,何氏是在东边那座九仙山上,射中了那只乌,乌带箭逃命,挣扎着飞到西边这座山,才掉下来。

后来,射乌山叫久了,就被简化为乌山。现在,乌山南边山脚的路,就叫乌山路。后梁开平元年(907),王审知筑南北夹城,在城南设有宁越门,就在现在的南门兜这里,把乌山围入城内,与于山、屏山,构成福州“三山”。

再后来,人们发现,山上的岩石比较黑,乌压压的,又称为乌石山。山中朝南有块黑色的大岩石,像一顶乌纱帽,人称幞头石。岩石上刻着六个大字:“乌石在,黎公在”,纪念抗倭英雄黎鹏举。在山上还建有“黎公亭”。清道光二十二年(1842),当地郭柏苍纂辑《乌石山志》。后重修、重刻。

福建简称闽,闽多山。能够称“闽山”的山,应该不简单。唐天宝八年(749),唐玄宗给乌石山赐名“闽山”。所以,曾巩《道山亭记》说:“城之中三山,西曰闽山,东曰九仙山,北曰越王山,三山者鼎趾立。”但是,不知道什么原因,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,人们仍然把乌山叫作乌石山,而将钦赐的“闽山”桂冠挂在乌山脚上,说闽山是乌石山的两支脉之一。《八闽通志》载:“闽山在府治西南隅,自宋时铲削已尽,惟余巨石岿然,有大篆‘闽山’二字刻于石北。”如今到现场看,石刻是朝东的。

乌石山称道山,是宋太守程师孟命名的。程太守工作之余常在城内的乌石山休闲、漫步,思考。榕荫郁郁,乌石巍巍,山径幽幽……程师孟感觉此山胜景仿佛是道家说的蓬莱、方丈和瀛洲,就把这山称为“道山”。还在山上建了个亭子,并撰写“道山亭”三个字,镌刻在石头上。元丰二年(1079),已到越州任知州的程师孟,邀请离开福州太守职、调任明州(今宁波)知州的曾巩,撰写《道山亭记》。道山因而扬名天下。乌山北麓的澳门路,其垂直连接的一条路,就叫道山路。

乌山东麓,黄朴住这里,宋绍定二年(1229)中状元。元代,黄济在此建鳞次台。接着处士吴海住这,以地名“鳞次台”称为“鳞次山房”,人们称“第一山房”。清乾隆五十四年(1789),翰林院侍读学士、詹事府少詹事叶观国病退,于此筑别业双榕书屋。后来,邓拓居此地。

乌山有唐开元十年(722),李阳冰写的《般若台记》,是乌山最早的摩崖题刻。乌山南腰,有清咸丰九年(1859)进士龚易图在双骏园筑的“乌石山房”。

乌山东麓的乌塔前身为唐贞元十五年(799)兴建的“贞元无垢净光塔”。后晋天福六年(941),闽王王延曦在净光塔旧址兴建“崇妙保圣坚牢塔”。



扫码可看
更多文章